

杨广平

友谊

和

信



：一别四十年，现在已是94岁，
育女的期望更成。其次，妻子从小就
业，当年集体生活的结果，至今没有
名用勺与空用筷于菜盘，多如
五下而为。不久，女主人之
一切均而信，慨恨之。又过儿月，家
安了有线电视，我们始得看了几部武打片，
子惊呼：胎教错误！危事以时胎心不停
动，甚至喜打脚踢，妻
。遂改听音乐亦不



信仰和友谊

田汉题

题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继续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刘湧



讴歌人民群众
弘扬爱国主义

王定国



王定国同志题字

刘湧同志题字

序

徐恒进

广平兄命我给他的选集作序，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这几年驰骋商海，左冲右突，赫赫战功，俨然一员大将，每与之语，我对其智慧和果断油生敬意。什么时候，他悄悄转移到我等苦守的这块萧瑟冷落的笔耕之地来了？而且神不知鬼不觉，他捧给你一部书，洋洋十万言。我读完书稿，打电话给他，我祝他成为一匹文坛黑马，我说的是真心话。他说哪里哪里，只是闲来无事，偶为之。

广平的文章一如他的为人，率直、真挚，处处洋溢着火一样的诗情。我和广平相知数年，他黑白分明，嫉恶如仇，兴之所至，言之所至，从无遮掩，愤疾处，激言厉色。他待友挚诚，不矫情，像一池碧水，一眼望见水底。他的文章贯串着一个“真”字，真情实感，真知灼见，从无虚妄之言。我听广平讲过吕老霞光回国前后的传奇经历，广平长吁短叹，忧国忧民，他赞叹吕老的爱国义举，也对有些人见利忘义，言不守信，深表义愤。

广平不是那种发发感慨就作罢的人，他是做一件事就要做出结果，他多方奔走，又给有关领导写信，最后又写成文章见诸报端。我读这篇文章，我感动的是作者那颗正直无邪的心灵。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是广平的朋友，我多次听广平说起这位艺术家的平凡而又高尚处。他说我得写她，我得写她，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广平写他父亲的文章，我读来颇感沉重。广平平时快人快语，才思敏捷，说到他的父亲，他的笔端凝聚着深情，父亲的学者的清高正直，治学严谨，无疑影响了广平。我和广平的接触中，发现他常有哲学家的思辨思维，我从他回忆父亲的文章里找到了答案。

广平的文风应该说是豪放多于婉约，他是川人，他也和他那位大同乡一样，是喜欢弹铁琵琶唱大江东去的人，金戈铁马，慷慨豪迈。但是广平也不乏柔情，他笔下的那群异国小鸭是那么活泼可爱，维妙维肖，广平是深注着爱去描摹那群可爱的生灵的，这印证了我对广平的了解的另一面，他其实是个面严心慈之人，对朋友尽心尽意，向无疏漏，连对他的工作人员也如此。

广平跟我说过他的写作计划，大有一发不可收之意，我问他何以年过五十，如此勃发。他给我看他的儿子的照片，一个刚过半岁的小男孩咧着大嘴冲我笑，那笑让我

浑身发热。我顿有所悟，广平的心，或者说他的灵魂有了归宿。他的心静如水。

古人云，心静生神笔，吾想广平当此语焉。
是为序。

一九九五年春



杨一之教授夫妇



无求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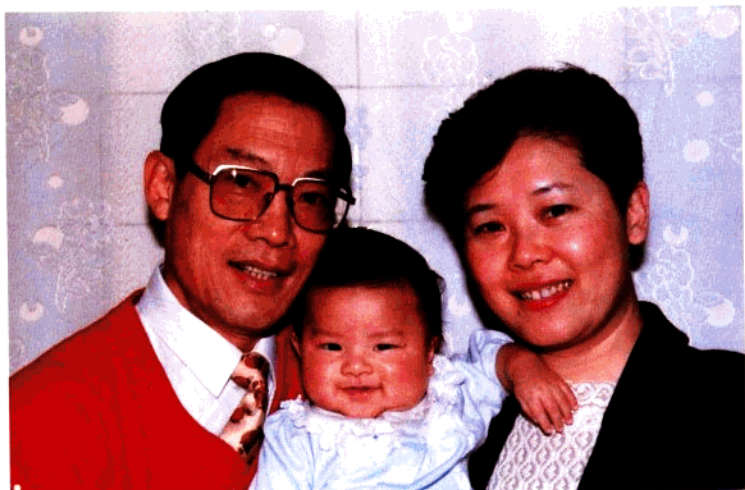


无欲则刚



拓荒牛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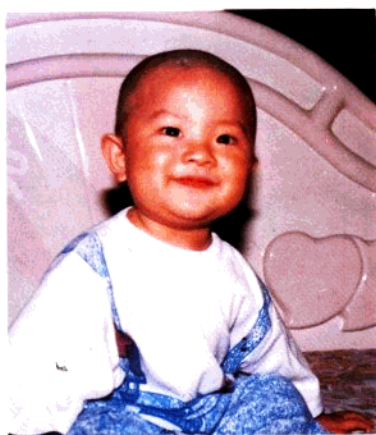
作者治印



全家福



“我一岁了!”
(王定国老人和小平平)



像不像一休?

目 录

徐恒进 序

- 1 启功先生
- 5 作传不能杜撰
- 7 我有一千卢布
- 10 信仰和友谊

——纪念父亲杨一之教授

- 39 魂兮归来，吕老霞光
- 47 热爱中国的汉斯和“159”
- 53 一支鸭队过大街
- 56 老来得子乐陶陶
- 60 刘淑芳印象
- 67 侃风不可长
- 71 人类要重视研究自己
- 76 “刘三姐”下海

——记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婉秋

- 81 读毛泽东《虞美人·枕上》有感
- 84 让我们欢聚在春节
- 86 开明一点好
- 90 梅花香自苦寒来

——记周洁

99	他的歌在人民心中传诵
103	艺术家不可乱叫
106	古今名人之“狂”
109	谈胡适《绣余草》序
113	她在继续新的长征
	——记老红军王定国
120	破译《易经》的质疑会
124	王寿生老师
128	一件珍贵的礼物
130	东京小饼屋
133	演历史还是卖垃圾
138	胡同里的大爷
143	一只狸的故事
147	男儿不当女养
151	大黑
156	外国警察
165	教育错位现象小议
169	教室里的故事（二则）
173	错而不悔
185	连老师还在教我们
189	读胡秋原先生信有感
194	难忘的格蒙登
204	郎景和大夫的哲学
213	事不在小但求实
217	后记

启功先生

我一共见过启功先生两次。

第一次是1986年5月，纯属礼节性的拜访。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几次得到过启功先生的字。

事过不到一年，兵器工业部一个同志风风火火的找我，请启功先生在一两日内为该部新办的一个杂志题写刊名——《民品信息》，以便赶上付印。当时正值金宗鼎先生在我公司做财务顾问，他是先生的亲戚，我只好请金老带我二访先生。

这次见面是金老事先约好的，但不巧的是，我们去的那天正值先生右手大拇指患甲沟炎，包着厚厚的纱布。我们刚进屋，启功先生就连连摆手说：“今天不能写字，不能写字。你们看，我这手就是没完没了写字，写出来的毛病……”

“您别急，今儿只写四个字，四个小字，一个都不多写。”金老连忙截住。我接着将刊名字样递了过去。

“什么叫‘民品信息’？”我觉得先生的手像被扎了一下似的。

“‘民用商品信息’的简称，这是兵工系统为实现军转民而办的一个杂志……”我坦然以答。

“不通！我不能写。”先生的口气毫无商量的余地，并把字样推了回来。

“您看，报上不是有‘军品生产’、‘民品生产’的说法，您就……”

“我是专门搞中国文字、教中国文字的，我不管报上怎么写，不通就是不通，不写！”

“为什么‘民品信息’不通呢？”我想换个角度进攻。

“照你们的想法，汉语越简化越好。那么，保卫祖国就叫‘保祖’，清洁卫生就叫‘清卫’，发展生产就叫‘发生’……两字还嫌多，再简化成一个字，汉语还叫汉语吗？！”先生的声音有点高了，我赶紧刹车，而且顿时心生一计。

“那就照您说的写成‘民用商品信息’吧。”我几乎是在哀求了，但我脸上却掠过一丝得意的笑容。因为我知道，先生的字写少了，叫做瘸子的腿——没治了；写多了，岂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吗？

“您就写吧。不是有句话嘛，只要您说的对，就照您

的办，还不行吗？”金老不失时机地助我一臂之力。

先生的目光，在我脸上探索了一会儿，摇摇头进屋去了，大约过了一刻钟才出来。默默的递给我一个记事本，打开的那页上写满了正楷小字：

今应杨广平同志之请，为“民用商品信息”题写刊名。本人照其要求题写上述六字。双方讲定，该题字可不用，但用时，不得减少任何一字。如有违反，题字人有权诉诸法律，杨广平愿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启功 87年4月 见证人

我呆呆地看了两三遍，又一字一句的念了一遍给金老听，然后在先生签字后面小心翼翼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要让我写你们都得签上字。”先生说罢在座椅上闭眼往后一仰，他的左手使劲的捏着右手指，脸上因疼痛而沁出的汗珠发着光。

“唉，您这是何苦呢？要您写四个字您不写，手那么疼，您倒先写了百八十个字的文章，还那么吓人，把我也给饶上了。”金老叨唠着在见证人后面签了字。

“谁叫你揽事呢，这叫自作自受。我要不先说明了，

到时候，我这刚写完，他那就给我简化了，我找谁去？还没等我说出一二来，您就立马同意照我的意见办，岂不有诈？”先生给我们一人一枪，而且扎的让人心悦诚服。

“刚才我是动了个小心眼，现在，我还敢嘛。”我只好坦白。

“写！”先生右手紧紧握拳并用力吼了一声。

我为先生裁好纸，摆好笔墨，看着他吃力的一笔一顿地写完这六个字。

时至今日，已经八年过去，每当我遇到困难，稍有懈怠或偶感劳苦，想停下喘口气时，我就想起这件事：启功先生包着纱布的手，疼得一笔一皱眉的情景不时浮现在我眼前。启功先生犀利的目光像一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我的脊背，于是我又像一头牛一样蹬直后腿，埋头而又认真地做下去了。

1995年4月10日

作传不能杜撰

时下名人传记很多，其中确有精品。但也有些传记，作者态度不严肃，错误百出，甚至杜撰史实，令人生厌。

前不久出版的《钱钟书传》（孔庆茂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错误之多，令人吃惊。如传作者说钱先生于牛津取得学士学位，不知他根据什么史料。再有《怀陆大》是钱先生的名篇，传作者写成《忆大陆》；《释梦》是钱先生 60 年代的译作，传作者把它列入《年谱》1986 年。错误十分明显。

特别是书中涉及到家父杨一之的一段史实，更是纯属传作者杜撰。书中第 162 页，传作者写道：“周总理的秘书杨一之（曾经留学法国）曾对人说过：‘自从 1950 年起，钱钟书便担任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关照。主持毛选英译是个长期的重要工作，钱钟书委实得到了极大的荣誉。’”

杨一之教授是一位哲学家，他从未担任过周总理秘

书。传中家父说的这段话也是作者强加的。我曾就此事致书钱钟书、杨绛先生，杨先生回电话说他们不认识该书作者，这本书他们事先也不知道。杨先生还说这本书错误百出，有些甚至是胡说八道。

作传的本意乃在于弘扬传主的业绩，由于作者的杜撰而招致如此批评，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原载于1993年7月23日《北京晚报》）

我有一千卢布

一个意外的情况使我拥有了一千卢布。这还是在四五年前，一位老同学找我，说他家世交、苏联著名的汉学家弗德林同志来华访问，需要用一些人民币，愿以一千卢布换一千元人民币。这位学者兼外交官的弗德林，曾给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见担任过翻译，我是很敬重的，我当即应诺还多付了几百元人民币。之后，我的同学送来了一个封好的厚厚的信封，因为没有用，我也就随手放起来了。其间，我曾两次被邀访问苏联，都因那里动荡的局势而未敢成行。后来卢布开始贬值了，妻子建议我将这包卢布交给去苏联的朋友买点小礼品。因一位官员说此举有悖于什么规定而不敢办，一位经理听了哈哈大笑，说这点钱只够买几斤肉，只好作罢。

最近，看到报上讲卢布相对美元贬得几乎不值一文了，更有奇怪的是还有一些人对列宁遗体大做文章，有人要火化，有人要迁葬，不知已经安卧了70年的列宁遗体对他们有什么妨碍？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